

“十里红妆十里长，花轿浪得十里狂，喜糖撒的十里甜，老酒飘出十里香……”这是作家何晓道在其图书《十里红妆女儿梦》里，对宁波十里红妆婚俗场景的生动描述。古时宁波大户人家女子出嫁，陪嫁品及其繁复奢华，大到富丽堂皇的大木床、橱柜等内房家具，小到精致细腻的提桶、缠线板等生活用具，无不流光溢彩，美轮美奂。送亲时，抬着嫁妆的队伍，绵延数里，仿佛看不到头，因此，便有了“十里红妆”的称谓。

作为宁波传统工艺“三金”之一的泥金彩漆，是一种以泥金工艺和彩漆工艺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漆器工艺。泥金彩漆已有7000年历史，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一个红色木胎漆碗。唐代高僧鉴真出使日本，也从宁波带去佛像、生活用具等泥金彩漆作品。这项技艺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，《浙江通志》云：“大明宣德年间宁波泥金彩漆、描金漆器闻名中外。”

堆出好花样，嫁个好儿郎。泥金

彩漆器物外表具有金碧辉煌、绚丽多彩等特点，使主人家平添一分热烈、喜庆和吉祥的气氛，且器物图饰层次清晰，立体感强，题材丰富，外加不易磨损、经久耐用，故在旧时宁波乡间很是流行。大凡生活殷实富裕的乡里人家，在男婚女嫁时往往选择泥金彩漆家具及用品，久而久之成为习俗：男方父母娶儿媳，定要做一张大木床给儿子；女方家则必置办喜庆的泥金彩漆红妆家具，如箱子、提桶、果盒等。男女双方做的都是竹木器具，完工之后再做外表装饰。以生漆、黄金为主要材料，在木胎漆坯的表面上，采用浮花、平花、沉花技艺，堆塑出人物、花鸟、山水等图饰，再给堆塑贴金、上彩，将原本平淡的器物装饰得富丽堂皇，光彩夺目，成为当地百姓最喜爱的

最美的“十里红妆”

◆ 胡萍



红妆器具。

泥金彩漆有一套独特复杂的工艺流程，全靠师徒口传手授，纯手工制作，共有箍桶、批灰、上底漆、描图、捣漆泥、堆塑、贴金、罩漆、上彩、铺云母螺钿、修边等二十

多道工艺流程，制作小器物要几天，制作大器物甚至需要3个月。一位姓胡的年轻工匠告诉我，泥金彩漆最独特的工艺方法为浮花工艺中的“堆泥”，也叫“堆塑”，它是从器物的开窗里面开始堆起来的，

不像木雕一样做减法，而是做加法，泥上去以后就要到位，一点点地堆塑出立体造型。一个好的工匠，不仅要具备美术功底，还要有雕塑功底，并且要耐得住寂寞，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投入全部心力，一旦出现一点偏差，就会前功尽弃。从上世纪初开始，宁波乡间的泥金彩漆又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，各类作品经常出现在国内外展览会上。然而随着婚庆习俗与日用品材质的变化，传承日益困难，目前仅宁波还保留着这项传统手工艺。

千工床，万工轿，曾经濒临失传的十里红妆，在全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泥金彩漆代表性传承人黄才良的抢救、保护和挖掘下，恢复并提升了泥金彩漆的制作技艺，使其重回人们的视野。2011年，宁波泥金彩漆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如今，集欣赏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泥金彩漆，不仅是礼品、收藏市场的宠儿，还成了许多新人心仪的嫁妆。

“茶经壶”与茶文化

◆ 林达英

茶叙清欢离不开香茗美器。谈起紫砂壶，谈桃林先生言辞间都是对器物设计的执着追求与满满情怀。按谈先生的说法，将诗词、书法、绘画和篆刻完美书写于一体，唯紫砂茗壶。紫砂“壶艺”艺在设计独特和壶型别出心裁。以谈先生设计的“茶经壶”为例，该壶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指导，由江苏省陶瓷艺术名人汤杰匠心制作，以《茶经》古书造型为壶体，壶嘴和壶柄的造型采用茶树枝干的设计，壶纽则是一片茶叶，整体清秀可人。壶身一面镌刻“茶经”二字，由书法名家王宽鹏题写，另一面铭刻茶圣陆羽像。陆羽是唐代茶学家，被誉为“茶仙”，尊为“茶圣”，祀为“茶神”。陆羽所著《茶经》三卷堪称“茶叶百科全书”，对茶的性状、品质、产地、种植、采制、烹饮、器具等皆有论述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茶专著。

一次在谈桃林先生的“桃源阁”品茗聊

天时，有外国朋友在场，如何用英语讲述“紫砂”，以及“壶艺”之中包含的文化内涵，引起大家的讨论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传播艺术系琳恩教授认为“紫砂”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负载词。所谓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独特词、文化内涵词，它深深打上了某一语言社会的地域和时代烙印，是表示某一种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概念的词（词组）。这类词不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，且“只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中，在另一种文化中是空白的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琳恩教授建议直接用中文拼写 Zi Sha，采用这种极具东方气质的“直译”不仅能避免文化流失，也能凸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。“宜兴茗壶”(Yi Xing Teapot)也是不少西方爱茶人士熟知的概念。至于壶组的英语 Button 和 Finial 均可。

事实上，每一款茗壶都饱含设计师的艺德与情怀，可以说是一壶一故事。在文明



互鉴的语境下，对外讲好紫砂故事也是一项文化传播的大课题。紫砂茗壶千姿百态，造型层出不穷。要让紫砂文化“走出去”，一方面需要有茗壶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坚守、深耕与创新；另一方面也需要让不同语言间的交流变得更加专业和严谨。

高山流水，友谊常青

——任预山水画赏析

◆ 王朝阳

在难忘的2020年收官之际，我幸运地收藏到一件清代海派画家任预的山水画真迹，得到了一份意外之喜。

这是一件山水立轴作品，画心长130厘米，宽38厘米，20世纪初期的装裱，状态完整、精良，甚为难得！表现的是俞伯牙、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，是任预的精心之作，画题高雅，构思新奇，寓意深远，设色清淡、品相完美。画面中险峰列岫间、青松峻木旁，一位高士枕流听松、横琴奏曲；一位童子捧盖循琴音送茶而去。近景处山石磊落，流泉淙淙，夹小道攀沿而上，背景为高山巨石，题“高山流水 立凡作”，钤“任预”白文印，未记年月。

此画笔墨精到，清丽秀逸，温润儒雅，非常有特色：虽说是山水画，其中的人物却非简笔写意的点景人物；若说是人物画，整幅作品又是山水画的格局。山景中画人，人物间寓情，这种以抒情方式写景，景在情中，情中含景，使客观景物主观化的画法，别具一格，可以说是山水中加上人物画的创新之作，极具文人雅气。闲暇之余，将此画悬于案头，约上二三好友，赏画品茗也是一桩乐事。

作者任预，字立凡（1853—1901年）原籍浙江萧山人，清末海上职业画家。名画家任熊之子，任薰之侄，是位名副其实的“画二代”。他画承家学，书法篆刻受名家赵之谦指点。时人评价：“天分秀出尘表，自有别种风趣。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书法、篆刻皆能。特别是山水中加入人物，树石位置衣貌，配合尤能出新！”然而，任预有个懒散的毛病，经常不到极贫困至窘而不画，加之英年早逝，因此留下的作品不多。他被《近代六十名家画传》收录，又与“任熊、任薰、任颐”并称为“四任”，是近代海上画坛的重要画家之一。



普绪赫是神话中比维纳斯更美的希腊公主，后与爱神丘比特结为夫妻。上海唯一的普绪赫塑像位于上海市作家协会（巨鹿路675号）的庭院里，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，这里因此得名“爱神花园”。

我书桌上也有一尊“普绪赫”塑像，是作协在二十年前给会员留念的。此像依原作比例缩小浇模而成，高27厘米，乳白色。爱神长发波卷，举臂回眸，微风吹皱纱巾，充满青春活力。

在作协工作的三十多年中，我经常看到来访的各国知名人士在雕像前驻足观赏和拍照合影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曾为于伶、茹志鹃、王元化、柯灵、辛笛、王西彦、哈华、师陀、萧岱、杜宣、吴强、赵家璧、菡子、蒋孔阳、包文棣等拍过一张“全家福”，就以普绪赫塑像作背景。如今，照片上的文学前辈都已陆续离去，令人唏嘘！

如今我虽退休多年，作协不常去了，但书桌上的“普绪赫”常能唤起曾经的美好回忆，在如此氛围下读书看报，实为人生之乐。

书桌上的『普绪赫』

◆ 陆正伟

韩美林单色开片瓷牛

◆ 原野

韩美林是国家一级美术师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中央文史馆研究员。1936年12月26日，他出生于山东，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天才造型艺术家，在绘画、书法、雕塑、陶瓷、设计乃至写作等诸多领域都有很高造诣，尤其擅长利用中国两汉以前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精髓，设计出体现现代审美理念和国际通行语汇的艺术作品。他也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，画画、搞雕塑、写文章、做设计，样样都有不俗的成绩，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成功开拓者。他的作品大则气势磅礴，小则精细微巧，艺术风格独到，个性特征鲜明。

时至今日，韩美林带领着他的学生在国内外创作了几十座巨型城市雕塑。2015年，他被授予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”称号。2018年初，他被评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，同年荣获“顾拜旦奖”，成为中国美术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。